

緬甸與基督教

緬甸在中國西南，與雲南接壤，古史有不同名稱，自號突羅朱。遠自秦漢，即與中國有交通；有屬國十八之記載。緬甸久為中國屬國，歷來均有朝貢。顧亭林寫道：

緬人，古朱波也。漢通西南夷，後謂之撣；唐謂之驃，宋元謂之緬；自永昌西南，山川延邈，道路修阻，因名之曰緬也。（顧亭林“天下郡國利病書”）

古代稱南蠻，或稱南詔，包括雲南一帶；緬甸地為南詔屬國，號稱有十八國九鎮，並沒有明確邊界。

傳至德宗時，國勢寢強；至793年（貞元九年），南詔內附，封異牟尋為南詔王。驃國王雍羌懷大唐聲威，再次以王子舒難陀為使臣，隨南詔王至京師長安；並呈獻歌舞團，德宗歡喜，封舒難陀為太僕卿，其父為太常卿。翰林學士白居易（樂天）作長歌：

驃國樂，驃國樂，出自大海西南角。
雍羌之子舒難陀，來獻南音奉正朔。
德宗立仗御紫庭，璜纈不塞為爾聽。
玉螺一吹椎髻聳，銅鼓一擊文身踴。
珠璣炫轉星宿搖，花鬘抖蕪龍蛇動。
曲終王子啓聖人，臣父願為唐外臣。
左右歡呼何翕習，至尊德廣之所及。
須臾百辟詣國門，俯伏拜表賀至尊。
伏見驃人獻新樂，請書國史傳子孫。
時有擊壤老農父，暗測君心閑獨語：
聞君政化甚聖明，欲感人心致太平；
感人在近不在遠，太平由實非由聲；
觀身理國國可治，君如心兮民如體；
體生疾苦心慳悽，民將和平君愷悌。
貞元之民若不安，雖聞驃樂君不歡；
貞元之民若無病，驃樂不來君亦聖。
驃樂驃樂徒喧喧，不如聞此芻蕘言。

樂天總是關心人民疾苦，歌中敘述半裸體“椎髻文身”的女樂群舞，聲色之娛，很為逼真，頗獲聖君的欣賞；但他藉農夫百姓的口，說出吵吵鬧鬧的驃樂，不如治國理政，關心國計民生更為重要。他特別說：“感人在近不在遠，太平由實非由聲”；聖君不在乎有沒有驃樂，最要緊的是人民沒有病災，才是真正的太平盛世。

這樣的逆耳忠言，真需要好領袖才聽得進去。

可惜，白樂天如此好人好官，沒有得到基督的教化。如果他看到今天教會甚普遍的情形，傾向蠻舞邪樂，忽略禮儀教導，不肯實實在在的敬拜，也沒有傳揚福音，更沒有按照主的吩咐叫人遵行；“太平由實非由聲”；教會不要只求眼前歡，沒有着實的生命表現。農父將怎樣說！如果今天教會有白居易，我們會怎樣對付他？

以後歷經宋元，以至明代，緬人大致維持臣服。到了明代南逃極邊，緬甸還加以庇護；至終是叛將吳三桂等，迫使緬甸背棄勢窮力蹙的逃難朝廷，結果了殘餘的王朝。

緬甸西與印度接壤。

威廉克理(1761-1834)被稱為“現代宣教的先鋒”。其實羅馬天主教在十三世紀，即至亞洲宣教；到遠航發現時代，殖民者即挾宗教以俱行。宗教改革以後，荷蘭是更正教最先到達亞洲宣教的國家。

克理與華德(William Ward)馬士曼(Joshua Marshman)並稱“塞蘭坡三子”(The Serampore Trio)。在印度宣教譯經，興學，改變了文化，影響深遠。

英國侵略印度後，於十八世紀末，即垂涎緬甸。

克理的長子腓力斯(Felix Carey, 1786-1822)，因母親精神失常，父親無暇管束，成為“問題少年”。華德引導他歸信，悔改向善，有很大進步。

1806年，克理差腓力斯往鄰近的緬甸作宣教師。工作數年，並沒有成效；但像父親一樣，他顯然具有語文天才，翻譯部分聖經為緬文，並編緬英文字典。

1814年，年輕人傾向名利，曼德勒的王室就以財引誘惑他，任他為大使(Ambassador to Calcutta)。腓力斯少年得志，也真擺其大使排場，奢華飲酒無度；作為父親的克理，就寫信給主內同道，說兒子墮落作了“大使”，請為他禱告。三年後，腓力斯負債纍纍，終遭免職。

腓力斯返回印度，游蕩三年；又是華德尋回浪子，引導他悔改恢復，作些翻譯工作。

1822年十一月，腓力斯克理以染霍亂病逝，年僅三十七歲。雖然如此，他是更正教緬甸的第一位宣教師。

耶德遜(Adoniram Judson, 1788-1850)，畢業於安度華神學院(Andover Seminary)。在校時，他就有心宣道，組織宣教差會，成為美國第一個宣教差會的第一位宣教師。

1812年，作為公理會宣教士，被差往緬甸。在途經印度時，受克理同工華德影響，改宗浸信會。所以他也是美國浸信會第一位宣教士。

耶德遜在緬甸艱苦年工作十二年，得18人歸信。在英國侵略緬甸的戰爭中，他還被緬甸政府誤作與英國有關係，被囚在監獄裏。但他把聖經譯為緬文，“主的道不被捆綁”，對於基督教的傳播，有鉅大而持久的影響。

英國人自1824年起，乘清朝腐敗，無暇南顧保護屬國；先後尋瑕抵隙，挾其堅船利炮，發動三次侵緬戰爭，最後在十九世紀末，奪取緬甸。不過，英國注重海運，發展仰光及下緬甸，忽略上緬甸北方少數民族各邦，未多加經營。在宗教方面，也是多南榮北荒。

上緬甸

在中泰緬交界邊區，散佈少數民族，有彝族，傈僳，拉祜，克欽，克仁，果敢，泰族等二十幾族雜居，並沒有清楚國界的限制，蔓衍跨界存在。雲南的騰越(騰衝)即為重要的如此邊界城市，華夷雜處互市。

基督福音，是由緬甸首次臨到雲南，時在1917年。

從遙遠的英國，來了一位高大英俊的青年宣教士，富能仁(James Outram Fraser, 1886-1938)。

能仁從小才華不凡，善於音樂，又精於數學，在倫敦皇家學院讀工科，以工程師畢業。他在1906年，申請入內地會(Chins Inland Mission)。當時親友規勸，應該加入名門正派的差會；但他選擇捨己奉獻的受苦道路，在資深宣教士帶領下，從緬甸進入雲南。

1909年，那年他二十二歲，踏上了中國土地。

富能仁在大理學了中文，到騰越(騰衝)租了一間簡陋的住處落脚，然後歷練工作。

有一天，他在市場首次遇到一個傈僳人，是彝族的一支。其人裝束不同，言語也不同。經過翻譯，明白是邀請他去高山叢林中，向他們傳耶穌。他隨來人步行了幾天，才到達在山上零落的數間茅屋村落。如此，他開始學習傈僳人的語言，在他們中間工作。

傈僳人原來迷信拜物教。開始傳福音時，十分艱難。有時一個家庭歸信，不久，又再退後返回原舊黑暗的路。

如此幾年，長久沒有進步。遠在英國，有母親領導的小組，為他禱告。他得掙扎勝過試探，在報告中，不向差會和在本國支持他的小組說謊。有一次，當他經過山崖的時候，曾受到試探，認真想過：如此一事無成，不如跳下去就此了結。

能仁學習了“能忍”。只有禱告，在英國支持他的禱告小組，也在為他禱告，禱告。

他寫信告訴在英國的母親和禱告同伴們：“忍耐，這是神的法則，自然界植物的生長，也是如此。”

有一天，他循從前的舊路經過。他發現原來的枯乾的山谷深澗，有洶湧的大水奔騰。他知道的上流降了大雨。屬靈的“山雨”，終於降臨了。

傈僳剛硬的土地上，不僅有人歸信，是全家，全村的歸主。他得忙着去引導他們，如何行主的道路。

有一次，富能仁在一條山路上，遇到一個傈僳婦人叫住他，問他何往。

回答：“上山去。”

“幹甚麼？”

“我是傳道人，要向那裏的人傳講耶穌基督。”

“留下來，講給我們聽好了。”

“我現在沒有空。”

“你沒有空傳道，還作傳道人幹嘛！”

能仁記得這事，和發生的地點。

幾個月後，他再經過那裏；很驚奇的發現，一些傈僳人正在動手建造新宣道站，面積很廣，已將近完工一廚房蓋好了，羊圈不見了，院落完成了。在景色極優美的木陳坡。建築是竹木為材，土地和建材，都是來自傈僳信徒的奉獻，不要差會一分錢。

就在那個主日，能仁見證宣教士同工，在山下的河水中，為240多名信徒施行浸禮。

當時的宣教士，常從陸路來往雲南和緬甸，到八莫等地，也到曼德禮(Mandalay)。

1915年，在密支那(Myitkyina)，富能仁遇到了一位通曉語言學的同工；還有寶貴的宇巴梭，是能仁早認識的克仁(Karen)族緬甸人，兼通英文和傈僳文；在那裏，他們開始商議制定拼音傈僳文—基本上是採用英文字母，或加音標，並稍加改易。

在1918年，能仁遇見一位中國佈道家丁立美牧師，來到大理。他有“中國慕德”(John R. Mott of China)之稱，是宣教士給他的，因為他像慕德作青年學生中的工作。丁牧為人謙卑有禮，富能仁對他的印象很好。他要求去滇西探訪傈僳人的事工，也在聚會中講道，當然是通過翻譯。他對教會有些建議—要會眾注重衛生，並且保持禮貌。出於異族而同國人的意見，自然比宣教士的話容易被接受。在一個月後，富能仁在大理與他分別。

迎來美國同工

新同工楊智敬(Allyn Cooke, 1896-1990)，洛杉磯聖經學院(BIOLA, Bible Institute of Los Angeles)畢業，是個年輕的音樂家。楊在三歲時，父親就去世了，富能仁比他年長十歲，他感覺就像遇到了父親。

楊先到安慶，在那裏，只學了粗淺的中文，就來到雲南。那時，傣僳的事工剛有開展。有個傣僳初信的家庭，步行了幾天，來請富能仁去教導他們耶穌。能仁因為有約不能分身，就差楊前去。楊因為不懂傣僳話，中國普通話也只能算是略通，必須帶一個翻譯的人同去。

到了那裏，趕上傣僳人的新年節慶。滿屋並外溢的群眾，在喝着用糧食自釀的“威士忌”。楊智敬本來就很有有限的漢語，經過翻譯，引不起傣僳人的注意。他們更有興趣的是自己的活動。

楊智敬孤單坐在一角，想到自己不能作任何幫助，他悲傷的哭了起來。

傣僳人好客，看見他們那麼高大的客人，哭得像孩子一樣，連忙來問“老師”，是肚子痛嗎？”

“我那麼老遠來，要傳耶穌給你們，竟然沒人聽！”

“有那麼嚴重嗎？”他們趕緊安靜下來，都來聽。

楊智敬告訴他們，罪人必然滅亡；神那麼愛世人，以至差祂的兒子，代替人被釘死在十字架上，流出寶血救贖人的罪，信祂的人，可免永死而得永生，成為神的兒女。

“神愛世人，甚至將祂的獨生子賜給他們；叫一切信祂的不至滅亡，反得永生。”(約翰福音第三章 16 節)

那些傣僳人聽了，都願意相信接受耶穌。他們停止了狂歡，把釀造土製威士忌酒的罈子打破，酒糟倒給豬吃。他們的豬都醉了。

他們一家一家的皈信救主耶穌，以後是全村信主，除去偶像，歸向神；因為信了主，都有真喜樂。

就這樣，復興開始了，如同野火燎原。他們留下了楊智敬老師幫助他們。智敬叫他們自己動手，毀壞偶像並焚燒，他們知道了偶像沒甚好怕的，以後也可幫助別人。

楊智敬也及時參與制訂傣僳文字。在傣僳同工的幫助下，完成了傣僳文新約聖經翻譯。恩德梧(Underwood)公司，特地為他們製作了二十部打字機；全部的新約聖經譯本打字，是一名受教育的傣僳女子參與完成的。

1978年，已經年逾八旬的楊智敬並夫人，還再度相偕出發，由美國俄立岡州往泰國，在那裏居留一年多，進行傣僳文聖經的修訂工作。上緬甸，泰北區域，及雲南的

僕僕教會，仍然在繼續增長。他們當中，年老的信徒，仍然記念“僕僕使徒”富能仁——他們親愛的“老師”，或對他暱稱“三哥”。

在當年，富能仁一直忙於工作，忽略了成家。好心的僕僕基督徒，看他沒人照顧，怕是白人女子不願意與他同來叢山密林生活，願意把僕僕族中最好的女子給他為伴。他只有婉拒美意。直到他遇到洛西·狄曼(Roxie Dymond)一個宣教士夫婦的女兒。那時，能仁已經年四十二歲，洛西才二十九歲。1929年十月在昆明結婚。他們育有三個女兒，兩個送去山東海岸城市煙台，在內地會的芝罘寄宿學校受教育。

1938年九月二十五日，富能仁因患瘧疾，逝世於雲南保山。僕僕教會千萬的信徒哀慟，舉行隆重的葬禮，把他的遺體安葬在那裏。富洛西帶着第三個女兒，也去了那裏。不久，就趕上太平洋戰爭爆發，洛西母女，與其他西方宣教士，一同被日本人關在濰縣集中營裏，度過漫長的三年半黑暗歲月。

1945年，第二次世界大戰勝利後，洛西才帶着三個女兒，長女十四，幼女才七歲，回到英國。

僕僕教會在戰爭黑暗的日子裏，繼續增長。楊智敬一家，較大的孩子們在美國受教育。差會供應來源斷絕。

僕僕信徒雖然貧窮，但宣教士不白給他們東西，新約聖經和詩歌集，都得花錢自己來買；後來印的讀經材料也是如此。說來難以置信，他們就這樣憑信心生活，直到戰爭的年代過去，差會恢復供應。

他們有個短期雨季聖經學校，培訓信徒，一直沒有停止過，教會也繼續增長。

據去訪問的人說，在大涼山，雲南，到上緬甸諸邦，有些地區基督徒人數，在百分之八十以上。他們還對於教牧甚為尊重。在聚會過後，總是排列兩行，先等教牧老師經過，與他們握手，以後才散去。那些基督徒真是可愛。

據2014年緬甸政府人口普查報告，約有87.9%以上的人信仰佛教，約6.2%信基督教，3.78%信伊斯蘭教，約0.5%人口信印度教，1%泛靈信仰和其他宗教。

作者：于中旻
©2025 James C. M. Yu

聖經網
aboutbible.net